

论 人 的 责 任

〔意〕马志尼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论 人 的 责 任

〔意〕马志尼 著

吕志士 译

马清槐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5 • 北京

Joseph Mazzini

THE DUTIES OF MAN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J.M.Dent & Sons Ltd.

根据英国伦敦J.M.登特父子出版公司1907年版译出

L'UN RÉN DE ZÉRÈN

论 人 的 责 任

〔意〕马志尼 著

吕志士 译

马清槐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701-7/D·134

1995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37 千

印数 5 000 册

印张 11 1/4

定价: 13.30 元

出版说明

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①, 1805—1872)是意大利著名的爱国志士、资产阶级革命家、19世纪意大利民族独立事业民主共和派领袖,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作家和宣传鼓动家。本书由他的代表作《论人的责任》和其他几篇论文组成。

马志尼坚决主张意大利摆脱异族的压迫,结束分裂状态,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的共和国;他号召下层阶级参加国家的独立统一事业,坚信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解放祖国;他推崇信仰的力量,鼓吹以一种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新宗教取代业已腐败的基督教,借此唤醒和团结全体人民;他反对18世纪思潮中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观念,但吸收了卢梭的民主思想和孔多塞的人类不断进步的学说,从而发展了一种基本上属于直觉的、关于神意指引的历史进化的观点;他针对推崇个人权利和物质福利的观点,提出了关于人的责任的学说。

马志尼的思想观点集中表达了意大利民族争取独立和统一的愿望和决心,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此外,他的一些观点,如强调人们应该履行对家庭、国家、乃至全人类的责任,以及他在文章中表达的对祖国和人类的深沉真挚的情感,就是在今天仍不失其道德启示作用。但是,不言而喻,就其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言,

^① 马志尼名字的意大利文拼法是 Giuseppe, 中译“朱塞佩”,但在本书和其他一些英文书中有时拼为 Joseph。

它与几乎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格格不入、针锋相对的。因此,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严厉批判马志尼学说的虚妄荒谬之处,比如指出它在宣扬宗教、诉诸信仰上与教皇的训谕没有什么不同,^①批评马志尼不了解人民的经济生活,不了解历史发展的实际条件,因此只能提出“臆造的问题”和“虚假的解决办法”,等等;^②另一方面,马志尼也在许多文章中对共产主义学说和唯物史观发起攻击。然而,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然十分公允地指出,“30年来意大利革命是同他(指马志尼。——引者)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而且在这同一时期欧洲承认他是他的同胞的民族愿望的出色表达者。”^③总之,对于马志尼的思想观点,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它,都应该给予必要的重视。

本书根据英国J.M.登特公司出版的《人人丛书》第224种(1907年版)译出。原书是英文。导言是英国学者托马斯·琼斯(Tomas Jones, 1871—1949)撰写的,对马志尼的生平事迹作了详细介绍。书中的注释除特别注明者外,均为原书编者所加。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3年6月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51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1、616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06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目 录

导言	1
致意大利工人阶级	37
论人的责任	41
一 致意大利工人	41
二 上帝	54
三 法则	65
四 对人类的责任	74
五 对国家的责任	84
六 对家庭的责任	93
七 对自己的责任	100
八 自由	109
九 教育	115
十 联合——进步	121
十一 经济问题	126
十二 结论	144
利益与原则	152
信仰与未来	167
爱国者与教士	226
致意大利人	249
关于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一些想法	277
从宗教会议到上帝	312

导 言

一

1872年3月10日，朱塞佩·马志尼与世长辞。两天以后，《泰晤士报》对此作了如下报道：“今天，我们不得不向大家宣布一个人的逝世，他一生在欧洲政治舞台上起了极不寻常的作用；多年来他的名字一直被视为革命的象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共和制的象征；就其个人品德而言，他具有许多优秀而高贵的品质；但是他又是个令人生畏的人，这一点甚至大大超过人们对他的爱戴。如今他从自己的活动舞台上消失了，这至少对欧洲君主家族的一些在位的和退位的成员来说，并不是不受欢迎的消息。在共和主义的事业中，他曾以不倦的努力‘给上帝的选民制造过麻烦’，现在他终于安息了。他于星期日逝世于比萨。”这本小书选刊了这位使君位和强权感到恐惧的人的一生著述。胆怯和遵纪守法的公民在翻开此书时不必感到畏惧。两年前，意大利人民庆祝了马志尼诞辰一百周年。国王及其大臣们郑重其事地前往倾听了人们对他的颂扬；公立学校奉教育大臣之命，举行了纪念活动；许多意大利和英国国旗挂在他的纪念碑四周。

马志尼的名字对今天的英国人来说不如维多利亚时代中期那样家喻户晓。英雄豪杰代代有。一位苏格兰大学教授有时总去调查一下那些阅读过《旧衣新裁》的学生的情况，以此来了解卡莱

尔^①在苏格兰青年中所占的地位。调查结果表明,卡莱尔正在追随着袋装食品成为一种传统食品。一位教师如果统计一下我们各大学里读过《论人的责任》一书的学生人数,就会发现这本激动人心的书竟明显地全然不为人们所知,而且学生对于此书作者的了解,至多只知道他是同加里波第^②在一起的。这些学生的父辈在50年代和60年代还是孩子,他们可能曾走在乡村的街道上,高呼:

我希望我有一文钱!

做什么?做什么?

用来买一根绳子,

不是吊死加里波第,

而是吊死罗马教皇。

男孩子总是更乐于称颂红衫士兵的功勋,而不愿意赞扬黑袍预言者的思想;而人民多数还是男孩子。但是马志尼的名字将与意大利最伟大的公民和全世界最优秀的人物的名字一起永垂不朽,现在看来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他从未享受过人们脱口而出的对战功赫赫的战士的那种齐声赞扬,也未享有功成名就的政治家所获得的那种有时会招致灾祸的名声。正如他活着的时候在欧洲的偏僻小路上穿行,在除了英国以外各国过着流亡的生活,不断从事秘密策划和躲避当局的迫害那样,他死后的影响至今也是难以捉摸、并不显露和无声无息的,然而又是实实在在、深刻持久

①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散文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旧衣新裁》是他1833至1834年写的一部自传性哲理小说,第一部分讲“衣服的哲学”,第二部分叙述他早年思想变化的三个阶段:“不断的否定”、“冷漠的中心”和“不断的肯定”。——译者

②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的著名领袖,杰出的游击战专家。——译者

的。他的一些杰作并没有风行一时，却受到了知音的珍视。虽然他的作品绝版了，但出乎众人的预料，作品中的教诲却鼓舞了当代一些最无私的活动，也就是某个贫民区社会改革者或东区医生、某个廉洁的地方议员或热心的合作社社员、某个劳工领袖或民族主义者所献身的活动。然而马志尼留给世界最宝贵的财富并不是一大批文章，而是壮丽的一生。像苏格拉底一样，他实践了他的哲学，但他所处的环境却比那个雅典人的环境错综复杂和崎岖险恶得多。这种环境是 19 世纪欧洲总的历史的一部分。至于马志尼参与的这段历史，博尔顿·金先生已经向英国读者作了最充分和最公正的叙述。文图里女士撰写了一本富于同情心的传记，F. W. H. 迈尔斯和威廉·克拉克写了几篇令人钦佩的文章。R. M. 约翰斯顿先生充分地讲述了罗马共和国的情况。^① 马志尼本人的自传体笔记则被收入他的文集。^② 下面的简要叙述大量地利用了上述材料，并在可能时尽量引用了马志尼的原话。

二

18 世纪，君主们统治的是一片片土地而不是国家。这种特点，在法国大革命把人民抛向一边、把政府抛向另一边时看得很清楚。毫无疑问，拿破仑创建了他没有料到的丰功伟绩，他不是使法国称雄欧洲，而是到处唤起沉睡的民族精神。他本人是意大利人，种族自豪感同企图推翻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使

① 此处还应提到 G. M. 特里维廉先生的重要著作：《加里波第保卫罗马共和国》。

② 伦敦：埃尔德·史密斯。

他蓄意去鼓动那里的民族情绪。1800年,拿破仑在马伦戈^①击败了奥地利人,着手把他夺取的意大利土地分给他的亲属和将军。他们的统治具有令人厌恶的时代特点——秘密警察、新闻检查、裙带关系、阴谋诡计、掠夺抢劫。地方情绪横遭践踏;成千上万意大利人在外国的旗帜下阵亡在西班牙和俄国。另一方面,拿破仑政权削弱了封建主义,加强了中央集权,建立了学校,振奋了军队,普遍激发了人民的活力。拿破仑失败了。诡计多端的外交家们在维也纳把意大利半岛重新分给狡猾的国王和教士。奥地利和皮埃蒙特^②成了称雄一时的伙伴。威尼斯共和国和热那亚共和国覆亡了。由于人民担心被法国吞并,他们欢迎旧日的统治者卷土重来,而不论其好歹如何。随之而来的是与时代不相称的旧秩序:“合法的弊端、封建特权、修道院、宗教法庭、犹太人和新教徒的无权地位”。法国大革命种种令人不安的思想所起的反作用导致了对教育的怀疑和对舆论的压制。批判盛行的风气正在危害着灵魂的永恒拯救。“自由派是罪魁祸首,”摩德纳^③公爵宣称,“为他们的忏悔祈祷吧,但是要惩罚那些拒不忏悔的人。”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热那亚人对着被查禁的法国报纸沉思默想,这是他父亲藏在那些无害的医书背后的。这个喜欢追根究底的青年就是朱塞佩·马志尼。他生于1805年6月22日。到这座宫殿之城游览过的人将回想起洛梅利尼大街上的那所房子、希腊和意大利的传说、一些忠诚的共和主义团体献上的业已枯萎的

① 马伦戈,意大利北部村名。——译者

② 皮埃蒙特,意大利西北部地区名。——译者

③ 摩德纳,意大利北部城市。——译者

花圈、几卷又旧又脏的圭恰尔迪尼^①的《历史》、罗伯逊^②的《查理五世》、爱默生^③的《英国人的性格》，以及那位向外乡人奉上一本《论人的责任》的彬彬有礼的侍者。马志尼的父亲是一位大学解剖学教授，母亲是一位智力高深、感情深挚的妇女。他们经历了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伟大运动，他们的儿子每天都聆听父母谈论共和主义，“他们对待高低贵贱的人历来一视同仁”。马志尼是个娇弱的孩子，显然从没有进过学校。一位受人尊敬的老神甫教他拉丁文变格时，这个学生却从中学会了崇敬希腊和罗马的共和政体。他14岁时被大学录取。他厌恶学校的“礼拜仪式”和要求学生遵守的繁文缛节。他温顺的性情和敏捷的思想使他轻易地在同伴中出人头地。他的一个同学写道：“他个人生活向来简朴，总是慷慨地想方设法为别人排忧解难。的确，他的这种做法有点过头，因为他不仅把书和钱送给别人，甚至还经常把衣服送给有困难的同学。”家里原来打算让他继承父业，但是他厌恶解剖室，于是转而学习法律。但是他的真正爱好是文学——“成千种历史剧和传奇文学的场面浮现在我的脑际”——如果不是有更紧迫的使命要求他献出忠诚，他本来是会埋头致力于钻研文学的。

风随心所欲地吹拂。1821年4月的一个星期日，正当马志尼和他母亲同他家的一位朋友在热那亚街头漫步时，突然有人向他们打招呼，这是“一个身材高大、满腮黑须的人，他面容严肃，精神饱满，目光炯炯，使我终生难忘。他向我们递过来一块白手

① 弗朗切斯科·圭恰尔迪尼(1483—1540)，意大利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著有不朽作品《意大利史》。——译者

② 威廉·罗伯逊(1721—1793)，苏格兰历史学家。——译者

③ 拉尔夫·爱默生(1830—1882)，美国作家、诗人、哲学家。——译者

帕，只说了句‘为了意大利难民’。母亲和那位朋友往手帕里放了一些钱，他转身离开了我们，又向其他行人提出同样的请求。”这人是反抗奥地利的起义失败后聚集在热亚那的一批革命者中的一个。这件事给16岁的马志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因为感到想不出使他的国家摆脱外国桎梏的办法而精神遭到挫折。“在周围学生们喧闹的生活中间，我情绪郁闷，心无旁骛，好像一下子变老了。我孩子气地决心一直穿黑衣，暗想自己是为祖国哀悼。”放弃文学去从事政治活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读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切意大利文、法文和英文书籍，而当时“欧洲现代文学名著的半数都在查禁之列”。他潜心研究《圣经》以及但丁、莎士比亚、拜伦、哥德和席勒的著作。拜伦对历史的爱好、对神圣同盟学说的憎恨、对英勇壮举的同情、对贫乏的利己主义的揭露，都表明马志尼为什么总在全世界的诗人中间赋予拜伦崇高的地位。但是他却从但丁的诗篇中吸取了最丰富的养料。跨越光荣与耻辱、自由与奴役的五个世纪，这两个人在心灵深处互相呼应着。那个伟大的佛罗伦萨人心灵中的汹涌思潮，此时在这年轻的热那亚人胸中掀起波涛。这就是渴求道义上和政治上的统一，即以某种伟大的具有根本权威性的思想为基础的统一，这种思想包含热爱祖国，尊崇罗马，高瞻远瞩地憧憬着为它准备的那种神圣而真诚地领导人类前进的命运。迂腐的批评家和咬文嚼字的学究都误入了歧途。有人把但丁说成是归尔甫派^①，还有人把他说成是吉伯林派^②。几乎大家都认

① 归尔甫派，中世纪意大利教皇派成员，他们认为应当保持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反对皇帝的权力要求。——译者

② 吉伯林派，中世纪意大利保皇派成员，他们支持皇帝反对教皇。——译者

为他是正统的天主教徒。马志尼大声疾呼：但丁决不是他们所说的任何一种人，他是基督教徒和意大利人。

但那不是辨异质疑的时候。批评家必须让位于鼓动家。他在热那亚一家商业报纸上找到了讲坛，后来又在里窝那的另一家报纸上发表言论。两家报纸都遭到查禁。他为意大利的主要评论性刊物《文萃》写了三篇文章，但是这还不足以显示他的炽烈热情。他参加了秘密社团烧炭党。这曾是个由热情的自由主义者组成的旨在笼统地要求国家独立的团体，但这股力量日趋衰落，几次起义不成，使它丧失了号召力。然而，它提出了一个有用的斗争方法；但马志尼对其奇特的仪式、消极的纲领以及指望法国成为救星的爱国主义感到恼火。他已经在向往一种截然不同的社团。但专制政府是不喜欢空想家的。马志尼被捕了，表面上被控的罪名是他介绍新人参加烧炭党，而实际上，正如热那亚地方长官对他父亲所说的，是因为他是个才华出众、颇有创见的年轻人，喜爱在夜间独自散步。“我们不喜欢爱动脑筋但不知道该想些什么问题的年轻人。”从萨沃纳^①要塞的单身囚室里，他向外眺望“大海和天空——两个代表无限空间的象征，也是除了阿尔卑斯山之外自然界最宏伟的景色”。在狱中，他以一部《圣经》、一本塔西佗^②的著作、一本拜伦诗集和一只友好的青鸟为伴，他有充分的时间考虑成立青年意大利党的计划。

① 萨沃纳，意大利西北部城市港口。——译者

② 塔西佗（约56—约120年），古罗马帝国高级官员，历史学家，著有伟大著作《历史》和《编年史》30卷。——译者

三

追求意大利的统一和独立的思想，并非始自马志尼。很早以前就有但丁和里恩佐^①。近期则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和浪漫主义在马志尼诞生前后发挥着重要作用。浪漫主义被称为意大利现代政治流派的起点，也是青年意大利党和稳健派的先驱。它不仅是文学上的一场反抗运动，也是一次政治思想的宣传运动，它的一些鼓吹者因此而饱受政治监狱的恐怖磨难。歌曲、戏剧、小册子和小说是这场新运动的媒介。但丁的文学著作出了几十种版本。1820年创办了《文萃》，以便“使意大利了解它自己”。7年之后，曼佐尼^②出版了他的著名小说，明眼人可以像我们今天读《霍利汉的凯瑟琳》一样看出它的含义。马志尼同这些杰出的前辈和同时代人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他发展了他们的思想。他们搞文学，他搞政治；他们搞批判，他搞建设；他们仅仅注重道义，他却狂热地信仰宗教。

他带着一项纲领走出监狱，只有了解当时意大利的人才能理解这个纲领的惊人胆识——当时的意大利被分割成许多小国，它们有不同的语言和气质，到处是秘密团体和密探，贵族阶层对外国征服者曲意奉承，普通老百姓“在吃饭的时候总忘不了咬牙切齿地咒骂奥地利”，但他们被歌剧、狂欢节和施舍所麻醉，教会受尊重的程度随着它从其势力中心向四方传播的情况而发生变化。年轻贫

① 里恩佐(1313—1354)，意大利著名革命领袖、爱国主义先驱。——译者

②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1785—1873)，意大利诗人、小说家，著有宗教诗《圣歌》和小说《约婚夫妇》。——译者

穷的马志尼身处这种堕落的环境而一尘不染，他大声疾呼：“我看见人们从我眼前走过。他们贫困潦倒，政治上备受压制；他们衣衫褴褛，饥肠辘辘，痛苦地拾取富人以侮辱的态度扔给他们的残羹剩饭，或者在放荡喧闹的狂饮和粗野、愤怒和野蛮的欢乐中不知所措，彷徨无计。我记得那些粗野的面孔上留有上帝的指印，这个标记表示他们负有同我们一样的使命。我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开始憧憬未来，看到人民威严地站立起来；他们是抱有同一信念的兄弟，平等和相爱的纽带把他们维系在一起，这一纽带是日益壮丽地发展起来的理想的公民美德。未来的人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以其正确的权利和责任感而使人深为敬畏。”他要求全体同胞团结起来，赶走奥地利人，而不指望法国人的帮助。“一个不为自身赢得的自由民族是不配享有自由的，也是不能长久保持自由的。革命必须由人民进行，革命必须为了人民。”等待机会是徒劳的，机会必须由自己创造。但这样做将进行一场斗争，不仅对奥地利人作斗争，而且要对意大利人的愚昧无知、纷争歧见和恶癖陋习——由压迫造成的弊端——作斗争。必须革除奴性的习惯和卑劣的情感。这个民族必须洁身自好，以便完成它的使命。通向胜利的唯一途径是牺牲，坚定不移的牺牲。马志尼以上帝和人民的名义呼吁意大利人经历贫困、流亡和生死的考验，走向一个自由的国家。现在这些选择中的第二种马上就要落到他的头上。从萨沃纳要塞获释以后，他“要么困居在一个小镇里，要么流亡他乡”。他选择了后者，1831年2月他告别家人，越过阿尔卑斯山到达日内瓦，然后到了里昂和马赛。在马赛的一间小屋里，他向该城意大利流亡者中的一些爱国志士展示了他想把意大利变成一个自由、独立

的共和国的宏图大略。统一要靠武装起义来赢得，社会改革要靠政治行动和教育来实现。青年意大利党的目标要公开宣布出来，但它所用的方法却必须严守秘密。公开行动将直接走向政治监狱或绞刑架。若干年后，马志尼写道：“我从未见过任何青年中坚分子像当时与我共事的那些青年中坚分子一样，如此忠心耿耿，能够如此热情地互敬互爱，以如此纯正的热诚和争分夺秒的献身精神从事辛勤的日常工作。我们没有办公室，没有资助者。我们日夜埋头工作，撰写文章和信件，从旅行者中间搜集情报，争取船员的帮助，折叠文件，捆扎包裹。我们既从事文字工作又从事体力劳动。……我们平等相处，情同手足。我们只尊崇一种思想、一种希望、一种理想。外国共和主义者对我们的坚忍不拔和奋斗精神表示爱戴和钦佩。我们往往在经济上确实处于窘境，但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轻松愉快，面露笑容，因为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个年轻的领袖集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气质于一身。一个给他写传记的英国人引用了当时对马志尼的一段描绘：“他有一头长长的黑色卷发，披散在双肩上，他的皮肤呈橄榄色，显得非常壮健，他的面孔端庄漂亮，轮廓清晰英俊，加上他那朝气蓬勃的神态和温和直爽的谈吐，要不是他前额宽大，两只黑眸子闪闪发光，嘴部表情丰富多变，神态愉快可亲，但混杂着坚毅和果断的力量，再加上他留着漂亮的短髭和小胡子，那就显得女性的气质太浓了。他是我当时见过的男人和女人中最漂亮的，以后再也没有见过能与他媲美的人了。”^①30年后，周伊特^①对一位记者说：“我的一些朋友认

^① 本杰明·周伊特（1817—1893），英国著名古典学者，以翻译柏拉图的著作而闻名。——译者

识他(马志尼),他们郑重地对我说,他风度翩翩,颇有魅力,是他们从未见过的。”

这个年轻的小组热情地工作着,很快就在意大利引起了反响。文章、宣言、小册子不断地从他们领袖的挥洒自如的笔下倾泻而出,印出后装在沥青桶和布匹包里偷偷运往意大利,以其高尚的思想和光辉的文字震撼着读者。他呼吁他们“登上山坡,坐在农民桌旁,访问你们现在所忽视的作坊和工匠。向他们讲述他们应享有的自由、他们的古老传统和光荣,以及业已逝去的往日繁荣的商业;告诉他们所不知道的形形色色的压迫手段,因为没有人向他们指出过。”青年意大利党的支部相继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城镇出现,成千上万的人参加进去。到了1833年,奥地利政府认为“青年意大利党”十分危险,足以宣布其成员为大逆不道,处以极刑。

四

几百年来,皮埃蒙特一直是个缓冲国,它时而受法国攻击,时而受奥地利进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小小的王国自然要把精力主要用于外交和战争策略上。同样,各党派的爱国者也自然指望皮埃蒙特领导这场反奥地利的斗争。马志尼这时呼吁皮埃蒙特国王领导这场民族运动。查尔斯·阿尔贝特^①的性格同当今另一位不得不面临革命的君主性格存在着有趣的相似之处。他在感情上

① 查尔斯·阿尔贝特(1798—1849),意大利皮埃蒙特和撒丁的国王。——译者